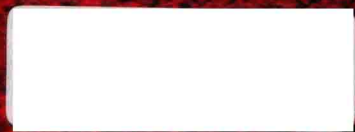


隐与藏 中国味道的高度和深度

大收藏之

凤青钗 / 著

无常寻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大收藏②

无常寻

凤青钗 /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收藏之无常寻/凤青钗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5151 - 0567 - 3

I. ①大… II. ①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8244 号

大收藏之无常寻

作 者 凤青钗
责任编辑 李 健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 - 6421008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1 - 0567 - 3
定 价 36.00 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梳头磅礴（代序）

凤青钗的成熟，比想象中来得快。

从都市爱情的弹唱巧手，到文化艺术的妙手，她只用了四年。

无论看颜值还是看气质，“大收藏系列”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写作计划，但我不认为这是她写作的转捩点，这更像是先验、经验、实验的交汇处，一个更阔大更深泓更浩荡的凤青钗呼之即出。

当代艺术收藏，似乎热门，其实小众。自专业而观之，隔圈如隔山，伊人一方；自人性而察之，就那么回事儿，解人难得。

凤青钗既是圈中伊人，也是圈外解人，修成此著，所谓因缘际会也。

这些年来，她以作家、记者、主持人身份出入当代艺术圈。辗转策展、艺术评论也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是圈内相识，圈外相望。

我读过她自己懒于提及的早期小说，半萌半涩淡淡写，脱略锁窗闺怨，泛摩幽怀逸致，许之为都市行吟者，而在生活中，她却是灌顶般的柔和型女王。这种高落差的文艺范，被岁月的羽扇，经验的砂锅，洞见的野火，在《大收藏之无常寻》中熬成了文艺风骨。

作为资深编剧，讲故事是她的专业。将故事讲繁复是大酒店，将故事讲深刻是私房菜，将故事讲生动是大排档，将故事讲走心是路边小吃……她不偏食，却有自己的选择：简单故事要入味，平常词句能搔痒，个性人物起共鸣。这，就是传说中的境界。

这个长篇挺简单，几个高人和几个俗人搭台，两个美人生病；几季浪漫聚会，一帮苦逼做东；一件神作领军，几段爱情合围；几种利欲串场，几颗初心闪光。

传奇的徐笑麟是艺术圈高人，是一个时代的浪漫符号，也是被历史阴影

挟裹的苦逼，更是理想化的初心老姜携带者。他的一件价值连城的作品，打翻了众生欲望的瓶瓶罐罐。

神秘的岑先生是体制内高人，讳莫如深的大人物，似乎无懈可击，然发现缝隙，顺藤摸瓜，犹见初心碎。这个配角的设置，是故事需要，也是对那一代人苦逼史牛逼史的祭奠，是作者对渐行渐远的权力底线的凝视。

外企老板夫人是职场高人，深通人性而不近人情，是外企本土化处境和高知被利益绑架的双重代表。

钟司晨是最具代表性的职场苦逼、婚姻苦逼。如果说他的妻子明蓓代表了这一代小女人“不明觉厉”的任性与无知，他则代表了这一代男人自立路上的隐忍与无奈。卷入艺术收藏事件，他是不折不扣的打酱油角色，但他也是故事线索托运者，作为小说中头号配角，随时为读者生产熟悉感，也让作者游刃有余地占有圈外视角，擒拿共性，将收藏溶解为大收藏。

有良好教养的豪门代表倪远诚，畸形的现实撕开他翩翩风度包裹的那颗变态心，看似爱情惹的祸，亦不无对豪门的揶揄。

钟司蕾是优质剩女，她那“忽如一夜春风送白马”的经历，更是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去诗意化。

同样无可奈何的还有零落成两捧泥的何莲、尹燕。

俏也不争春的实习老师其实是主人公背后的元气指征。

经纪人老侯，艺术圈油混子，老炮儿一枚；暴发户唐老板，附庸风雅，土包子一枚，却又似有玄机；风月场高帅富白文凯，竟可怜可憎；自私自利得头头是道的明蓓母亲，俗透膏肓；故事的烟火味全靠他们。

两个主角，海归艺术家、坊间话题人物舒净；当代艺术圈 F4、收藏界炙手可热的方晓天，都是葆有美好品质、才华横溢的病人，恰好最具正能量的几个词：初心，梦想，理性，底线，情怀，构成他们复杂的病因。作者将两个在物质、颜值、思想、创作、市场诸领域都颇有斤两的准公众人物，两个深谙潜规则又未被完全驯服的不甘苟且的高冷派，置于一架精神分析的天平上，陡增跌宕。他们逼近对方，相斥又相吸，铿锵又默契，不是一对，胜似一对，天生一对，各自受难。尤其是舒净，作者不惜笔墨，出场必气场，传音必传神，所到之处，百花惨淡。智藏资深熟女，心有碧涧清泉；裙在红尘

之巅，气若空谷幽兰；看似叱咤江湖，疑是精灵化身……作者巧妙化用了油画技法，塑造她的层层笔触，又被层层刮掉，一个灵魂丰满、边界模糊的舒净印象，看不清，挥不去。无常寻之寻，绵绵无绝，反复启动阅读中的二次创作。

排兵布阵之后，所有意义，在结构中落座。

收藏与隐藏。“大收藏”之大，不在外延，无论是收藏有形的物，还是收藏无形的时间，甚至收藏形而上的传统，我们所能领受到的，都是浮出水面的当下观。而收藏的籍贯，原是隐藏。徐笑麟对秘密煞费苦心的隐藏，岑先生对自我动机讳莫如深的隐藏，旺仁对内在缘由的隐藏，方晓天的多重隐藏，实习老师用守候隐藏，尹燕用离开隐藏，李佑文用生命隐藏……遍布江湖的“老侯们”用憨厚隐藏欲望，用合理隐藏利益；艺术江湖虚张声势的功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还乡的崎岖和远行的孤独彼此放大叹息……隐与藏，分别通向中国味道的高度与深度。唤醒隐藏，文本的精神厚度便会被反复叠加，我们隐藏得最多的，莫过于痛感。

闲愁与痛感。闲愁并非肤浅，它一直是文艺范的远亲，即便动荡年月，以经营闲愁为己任亦大有人在，况乎当下。一切升级都是孤独感的升级，“所有美梦都裹着痛苦的内核”。“快感都是罪恶的，疼痛才能证明一个人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思想处必有痛，无痛不成长。纵观文学史，所有高明的作家，都是痛感的版本学专家。传世的大量诗歌、艺术、爱情，都是痛感的附加值。痛感是陌生的受精，同时伴随着熟悉的怀孕，“只要长久，哪怕痛”。自我和现实的磨砺，钟司晨纠结痛；自我限制自我，岑先生习惯痛；自我回溯本我，徐笑麟怆然痛；自我眺望超我，方晓天、舒净相怜痛。在长满痛的世界，何处落笔？作者对痛感不作悲观观，不作负面观，所以在痛感中获得了一种审美的理解。

理解与无解。因为理解，所以无解。这是个升级问题。理解，无关主张，无关体认，无关个性；理解，是一种悲悯情怀。作者笔下，没有一个完整的坏人，没有一个标准的错误，所有空虚都很丰满，所有意外都有出处，所有庸俗都情有可原，所有青涩都经过风吹雨打。俯视职场，所有对症下药都是小儿科；统计爱情，不过是“一物降一物”。凤青钗展示了她惊人的理解力，

理解控制的同时理解反抗，理解独立的同时理解奴性，理解嚣张的同时理解枯萎，理解大树飘零的同时理解天风浪浪……理解大大小小的起承转合。她揭示大人物的小心理，出示小人物的大徘徊，开放无能为力的高发区，都是基于人性，经验只是亲友团。人体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打经验的擦边球，是敏感者的专利，当敏感枝丫间掠过人性微风，便催得文字成熟。成熟不是答案，成熟的作家只提供理解，从不提供答案。人生或可通，不可逆。理解是文明的常态，无解是终极的病态。

常态与病态。江湖辞典中的万种风情，都是常态，但那样的视角却是病态的。当我们还在掩耳盗铃般地谈论爱情时，凤青钗在直接刻画暧昧。暧昧，是常态的灰色地带，是病态的观测中心。每个人都会大病一场两场N场，这是毋庸置疑的精神潜规则。凤青钗以冷静的剖析办理了理想国的落地签，她的脚步注定会“越来越重”。作家都是灵魂的临床者，当理想与现实的分裂成为常态，她的笔触温柔地铺开，研究分割灵魂的技巧，暗示我们走出绝望的泥潭和自足的不堪。人类与自身与万物与天地的相处，繁衍、博弈、消长是常态，所有“成果”都原生病态，当病态成为常态，日常便充满无常。

日常与无常。凤青钗和我都是无神论者，不入宗教不等于无信仰，不信鬼神不等于不懂敬畏。日常与无常，有限与无限，宇宙意识将人类的渺小感照耀得一览无遗，如同我们找不到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那条分界线，我们也无法将无常从日常中分离出来，我们唯一可做的，是寻找。老侯投机的段位够高，老板娘狡狴的色彩够厚，深山峨边的宁静易碎，艺术的神圣却患有散光……谁都比不过“老天那种残酷的幽默感”。舒净与方晓天是成色极佳的乌托邦，钟司蕾与白文凯双双在病态中成熟，徐笑麟一把火烧掉心结，烧出一个修行者的幡然，小人物旺仁出现的突然与必然，大人物岑先生的执念与解脱……当无常从世俗泥泞中蹒跚而至，从禅意密室中甩门而出，“无常寻”便获得了哲学的拐棍，逻辑的支点。寻找才能寻见，才有栖居的诗意，才有在路上的质感。

诗意与质感。这是凤青钗文字中最为持久经营的东西。那些寄生于卓越的琐屑，那些蒙羞于贫病的高贵，那些擦肩于颓废的轻狂，那些见弃于流行的冷落……她在叙述中经常从事件中抽身，重返记忆现场，或直扑想象的悬

崖，形成她独特的文字分配律，更多趣味分给那时年少，更多温暖分给曾经艰难，更多慷慨分给沧桑渊澄……即便从潮流中捞出的台词，也随机踢回经典中洗个澡，多机趣而少调侃，平生思想的质感。

不经意是境界，经意是功力。凤青钗懒女梳头式的沉静叙述，总能找准如浇的发力点，变速的扭力点，巧妙地避开那些心照不宣的东西，直奔欲望的牛皮癣，梦想的污染源，理性的撕裂处，鸡汤的提取口，将初心代入N次元，在行云流水的故事推衍中深挖几个无常洞，广积几仓痛感粮，在青春倒带中众筹宿命，在“华丽隆重的局”中频频含情换挡。古有解衣磅礴，今有梳头磅礴。

生活，经常让我们混成局外人；阅读，偶尔让我们找到幕后的尊严。天地悠悠，生长零落，红尘滚滚而来，风雨萧萧难歇，四围凡庸，一地鸡毛，唯一卷一觞联袂迷人。好友凤青钗《大收藏之无常寻》新著即将出版，我有幸先睹为快，春雨闻风而至，伴我享受这份VIP阅读的高贵。

是为序。

汪帅

于退翹关第三书房

2016年5月3日凌晨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大消息	/ 1
第二章	小女人	/ 18
第三章	又一个三千万?	/ 40
第四章	冤家总是路窄	/ 57
第五章	鬼画惊魂	/ 72
第六章	甜蜜蜜	/ 90
第七章	坍塌	/ 108
第八章	说出你的秘密	/ 119
第九章	受命	/ 135
第十章	决裂	/ 148
第十一章	诡美人	/ 175
第十二章	纣王与磁铁	/ 194

第十三章	永不逝去的真相	/ 207
第十四章	大人物	/ 230
第十五章	痛	/ 253
第十六章	如果当初我们爱下去会怎样	/ 270

第一章 大消息

如果在一开始，方晓天就知道那个人要说出那个足以震惊全国收藏界的消息，他就不会走神了。

可眼下，方晓天只是百无聊赖地看着工作室的窗外。

硕大的雨点珠玉落盘般砸在肥厚深碧的荷叶上，荷梗舞娘般在风里懒散地转了转腰身，就将满怀的雨水尽数抖落在一池秋水中。

荷花几近凋零殆尽，只有莲蓬们傲然而立，仰望着灰蒙蒙的雨幕苍天，一脸的雀斑渐渐萌生出饱满的、希望的种子。

来年盛夏，放眼又是处处妖娆。

就像二十四年前的那洼荷塘一样。

只是物是人非。

“晓天？晓天？”

方晓天这才回过神，把视线从那层次分明的绿意上挪了回来。

老侯笑眯眯地凑过来，替他续茶，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看你，真是大师的做派，一到风雨满楼的时节，就魂不守舍，只顾沉浸在你自己新的艺术创作里。”在座的几个半生不熟的人，就陪着笑脸附和起来。

老侯说话从来都是这样，每句话看似废话，其实都很有内容。“你看你”，是在显示他和方晓天的亲近；“真是大师的做派”，是在抬方晓天；“只顾沉浸在你自己新的艺术创作里”，是在放话，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界 F4 之一的方晓天，又将有新作问世。

F4，不是偶像剧里 Flower4 那“四个花样男子”的意思，而是 Furture4。这个称呼，代表着未来市场最有潜力的四个青年艺术家。

资本逐利而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业、房产、毒品甚至军火买卖的

利润空间，比起艺术品的利润空间，都显得单薄可笑。比如方晓天的恩师徐笑麟，他的一幅作品，在1980年问世时只卖了二百元。这幅油画，30年间几经转手，当它于2010年在伦敦的拍卖会上再次亮相时，起拍价竟然是令人咂舌的七百万，而成交价则将近一千万——英镑。

就那么一幅时尚杂志插页海报大小的画，30年，增值了将近十万倍。

随即，一个又一个的天价作品让各路资本春心荡漾。

其实，此时闻风而来的逐利资本，是无知而肤浅的。他们醒悟太晚，基本已经错过了艺术市场的大师诞生时代。面对那些突然身价暴涨、动辄一张作品几千万的艺术天王们，面对那些眼界极高、只与专业机构打交道的业界大腕儿们，他们只能苍蝇馋肉一样嚅嚅而鸣，却无从下口。

于是这些资本大鳄，就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放在了方晓天等人身上。

师出名门、业界力捧、风头正健、画价飙升，一言概之，有市场潜力。

市场潜力，就意味着未来不断地增值。事实上，这些资本中的大多数就是想押宝，想用几百万的投入，搏一个千万甚至上亿级的彩头。

只可惜，几百万资金，在购买艺术品这件事情上，杯水车薪。

没有强大到可怕的专业团队年复一年的信息支持，没有负责到变态的专业机构日复一日地各种运作，就凭这些资本持有人在酒肉场里打混的鉴赏能力和控盘能力，只能热热闹闹地买回一堆堆次品、赝品或复制品，然后欢天喜地地挂在别墅里、堆在仓库中，等待着绝对不可能到来的增值。

做什么生意都有风险，艺术品的风险远远大过其他合法或不合法的生意。

其他生意做砸了，最惨的不过是当事人人头落地。

艺术品生意做砸了，能让你生不如死，几代人翻不了身——资产房产都可以降价变现，唯有艺术品，降价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是全线崩盘。

只赚不赔？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没几个人懂。他们只看见徐笑麟现在每幅画都过千万，却看不见三四十年间，他的多少同窗同年前辈后辈都中断创作，改行度日，又有多少同窗同年前辈后辈的画价，仍不尴不尬地在原地打转。

一将功成万骨枯。

好大喜功的赌徒是看不见这些的。

方晓天扫了那几个人一眼。果然，就见他们的眼睛里，都压抑不住地闪现着渴求的贼光。

都不是善类。

也罢，唯利是图，小人也。和小人，即使苦口婆心，他们也不会懂。何况还有多少混珠的鱼目，要靠这些土老财讨生活，自己何必断了别人的财路？自己洁身自好，但求问心无愧，也就够了。

这些人中略显例外的，只有坐在方晓天对面的这个人。

方晓天以前见过这个人一次。这人姓唐，是在诸暨做仿明清实木家具起家的，据他自己说，是仿着仿着就心里痒痒，对艺术动了真喜好，玩了一阵古董，可这古董行里道道太深、弯弯太多，确实玩不明白。他就想，还是玩当代艺术品吧，好歹搞当代艺术的艺术家的艺术家都还活着，买对了就赚大了，买错了，也当交个有意思的朋友，钱不算白花。

这番言辞，一听就是圈外人说的，听起来是真切朴实、声情并茂，其实明里暗里犯了不少圈内的忌讳，只是老侯世故、方晓天洒脱，明知和这样的外行谈不成什么事情，就都微微一笑跳过他的话，也懒得点醒他。

不过方晓天倒是唐老板存了一点好感——仿明清实木家具，听起来正经，其实说白了就是做旧造假，去骗更土的土财主。这人并不忌讳说出来，可见多少有些真性情，不像一些装腔作势的人，弄几块水色不纯的缅甸翡翠摆在店里，也敢吹嘘自己是做跨国珠宝生意的。而且这人还不忌讳说自己吃亏上当，说起买了假古董这种丢脸臊皮的赔钱事来，照样兴致勃勃，毫不扭捏。这种大咧咧的性情，有点儿对方晓天的胃口。

可现在，这个大咧咧的唐老板，见方晓天看他，居然一脸局促，眼神飘忽。

目光不定，必心存异念。

方晓天不动声色，端起面前的茶盅一饮而尽。饮罢，他依然觉得对这些人无话可说，便打量起手中的袖珍瓷盏。

这瓷盏，是方晓天亲自设计、制胚、绘制、涂釉，并且亲手在景德镇最好的窑里烧制出来的。连各式茶壶带配套碗碟，一共烧制了三十套。烧完之后，方晓天挑选了一下，当场砸了二十七套。

当时陪他候窑蹲了几天的老侯心疼得都快跳起来了。他在瓷裂那清脆的噼啪声中哆嗦着说：“方晓天，你钱多得失心疯啦？别说全套工程都是你亲自上手的，就算你最后在上面盖个戳，我都能七八万一套给你卖喽！二十七套，多少钱哪，你给我算算。”

方晓天笑嘻嘻的，根本不理他，继续砸。

老侯带着哭腔说：“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干这破事儿，人家去年付了定金要的画，早过了取画时间了，万一人家要，你这就算违约……”

方晓天兴致勃勃地朝墙上摔了一个茶壶，一边躲避飞溅过来的瓷片，一边说：“我不是机器，说哪天拿出来就哪天拿出来，谁要解约，马上同意，按照定金，双倍赔偿。”

老侯讪讪地说：“唉，唉，解约，哪能呢？你的画，还没交货呢，今年的价格就比去年翻了一倍多，他们躲在被窝里偷着乐还来不及呢，哪能解约？可是晓天啊，我帮你算了一下，以你的创作速度的最低限，你这玩一天，也是白白浪费了好几万哪……”

方晓天摔碎最后一个没看中的器皿，心满意足地拍了拍手，说：“成了。”他扫了老侯一眼，“要不是多年的兄弟，就冲你把什么都折算成钱的境界，我早就换经纪人了。”

老侯缩着脖子不吭声了。

剩下的三套茶具，方晓天一套自用，一套送给父母，一套锁在工作室的保险柜里。

老侯到底是心里惦记着这件事儿，几次圈拢方晓天把第三套茶具卖了，说是物以稀为贵，又说哪个哪个老总听说了心有所好，已经开价到多少多少了。说到最后一次，方晓天终于烦了，让助手小何去银行取了五万块钱给老侯，然后一字一顿地对他说：“老侯，你要帮我卖了那套茶具，你得的酬劳肯定比五万块多得多，但那套茶具我是留着带进棺材里的洁净之物，听清楚了吗？我死了都不会卖。这五万块，就当是兄弟一场，我买个耳根子清净。你放过我，行吗？”

老侯无比难堪，但到底没收那笔钱，也不再提这档子事儿。

不过方晓天也知道，他没有骗过老侯。

第三套茶具不是什么陪葬用的。

那套茶具绿色淡淡，边线波折倾斜，圆润欲滴，仿似荷叶的形状。器物底下，都有一个小小的“莲”字。

方晓天把名叫“清心”的工作室，凌空构建在荷塘正中，终年与荷叶莲花为伴。

方晓天凡事苛求，追求细节完美，却一听小何姓何，连资料也不看地指定他做自己的助手。

稍微留心的人，都能看得出些端倪，何况是一拍头顶脚底下就叮当乱响的老侯。

可老侯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得透，却能忍住不说也不问。

在方晓天眼里，守口如瓶和给别人留空间，都是这个操蛋的八卦世界里最美好的品德。

所以不管有多么上档次的金牌经纪人或经纪机构出现，方晓天都没动过心。

老侯是兄弟，是过去二十年里有难同当的兄弟。现在，既然依然是兄弟，那就应该有福同享。

就在这时，方晓天搁在一旁角桌上的手机响了。

老侯忙不迭地把手机递过去时，顺了一眼，就忍不住笑着说出来：“哟，舒净。”

在座的另外几个人脸上就呈现出细微的诡谲表情。

他们大概是听哪个圈里从未与方晓天打过交道的混子说起过一些所谓的秘闻。

方晓天对舒净一切需要有求必应之类的。

×他妈的一群龌龊男人，稍微听说个有头脸的女艺术家，就露出猪拱食一样难看的嘴脸。

方晓天心里一直存在的反感终于涌上了脸，他站起身来，走出工作室，一边看着由屋檐倾泻而下的密密雨线，一边接通了电话。

“干吗呢？”舒净慵懒的声音从手机那端传了过来。

她从来不会有任何寒暄问候，这让方晓天觉得干净温暖。

方晓天心里熨帖了，无声地笑了：“浪费生命呢，你呢？”

舒净大概是在床上翻了个身，声音依然慵懒：“想到你那里坐坐。”

方晓天笑出声来：“你和我客气什么？还打电话，想来就来呗。我不在你也可以喊小何给你开门啊。”

舒净就带着笑意说：“还是你在的好啊。”她稍微顿了顿，继续说，“今天想给你拍几张照片。”

方晓天愣了一下，想了想说：“天下雨呢，光线不好，你要带的东西有点儿多，不太方便吧？”

舒净真的笑出声来：“我就知道你会拒绝。”她似乎趴到床沿上，声音变得认真而锋利，“就像之前的那次一样。晓天，一到下雨天，你的情绪就特别不稳定，你怕我的相机捕捉到什么你不想被捕捉到的东西，是吗？”

当初方晓天和舒净成为密友，就是因为这个女孩的聪颖与直接。从看到她的第一眼，方晓天就知道，她比老侯更能看透他，她能一眼看到他最隐秘的内心。

这很刺激。

就像迷宫游戏，方晓天布下迷宫，虽然不希望人人都解得开，却也需要对手。

所以，就在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方晓天，在一次自助晚宴上，看见刚刚大学毕业、在合作画廊当实习生的舒净，立刻就笑了。他走过去，站到了正忙碌准备自助餐点的舒净旁边。

任谁看来，这都像是一个单身艺术家泡妞儿的本能反应，只有方晓天自己知道，真不是。

舒净也知道。

舒净当然知道方晓天是谁。可她只是用毫无笑意的眼神，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又漫不经心地扫了餐点一眼，然后用碟子装了两种糕点给他——方晓天最爱的口味。

方晓天瞬间心花怒放。

他找对人了。

虽然他热情而舒净冷艳，但他们却是气味相投的同一类人，就像截然相反的南北两极，但同存于地球并构成磁极是绝对合理的。他们相处和谐，就像自然造就的那么自然而然。

那天晚上，方晓天完全不在乎周遭的其他人，一直腻在舒净旁边说话，甚至在冷餐会结束后还步行三个小时送舒净回家，兴高采烈地说了一路。事后老侯对方晓天那晚的评价是“完全失控”“表现得相当傻×”。可方晓天自己不这么觉得，因为舒净听他说了半个晚上，也陪他走了半个晚上。其实半个晚上，舒净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最后，方晓天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输入舒净的手机上，让她有空就打。

方晓天这种级别的艺术家的提携个后辈，就像玩儿似的。可能比玩儿都简单。

可舒净从来没拨打过他的手机。

很多天之后的一天凌晨，方晓天才想明白，他觉得自己的确“完全失控”“表现得相当傻×”，因为留完手机号码顺手按一下拨通键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晕头涨脑地忘了做。而且他只是在耐心地等着舒净打过来，居然从来没想到，可以直接给画廊负责人打个电话，问一问舒净的电话。

画廊负责人在方晓天急促得前言不搭后语、夹杂着“操、操”的叙述中，终于渐渐从酣睡中清醒，捕捉到了他话中的重点，然后一举击溃了他的激情：“舒净啊？出国结婚去了。”

方晓天如丧考妣地沮丧了半宿，突然又振奋起来。

我靠，这是个多有个性的姑娘啊，这必将是一段伟大友谊的开始！

后来整整四年，方晓天和一面之缘的舒净没有任何音讯互通，方晓天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她的存在。可是一年前，一个花好月圆的夏夜，方晓天正在远郊的一个农家院里和几个圈里的好友专心致志地围成一圈吃着火锅，手机突然响了。他接了，那端淡淡的一声“喂”，他就把刚放进嘴里的羊肉卷“噗”的一声吐回锅里，溅了对面老侯一脸的油汤，然后他极度兴奋地喊：“舒净！”

方晓天的这种表现，实在没办法不让别人胡思乱想。尤其是喊叫了那一